

黄岩白龙崇拜与台州祈雨文化正源考

■严永冬

(一)

黄岩方山，古时也称为方岩山，方岩山东麓北侧，有一个半扇形的谷地，三面环山，均为方岩山余脉，唯有东边一片开阔出口，面向白石古道。几千年的繁衍生息，在这片谷地形成了一个古老的村庄，叫白龙吞。

白龙吞村有一条贯穿全村的溪流，叫白龙河，白龙河常年水量充沛，自西向东流淌，在村口与白石河交汇，随白石河向北，过山下郎流入永宁江。白龙河源于方岩山飞水岩瀑布，自悬崖高处直落，在村庄西面山谷汇流而成，再经一处二十米高的山崖破崖而下，跌落一个直径约四米的深潭，潭分三处，潭水青碧，寒气袭人，这就是白龙潭。白龙潭很深，尤其是二潭，据说有乡民好事者，曾经用棉线绑石头探底，连接三个棉线卷也没有到底；有人相信潭底连接江海，曾经把稻谷舂糠倒入潭中，结果在永宁江的仙涌闸发现流出。

对于白龙潭，《嘉定赤城志》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，“白龙潭在县东一十里，其穴有三，大穴如瓮，常有云气罩之，居人见龙出入，其色白，故以名潭，嘉佑初祷雨未验，

夜分有大呼与野者，龙已居西矣，且以疏投西潭，一蛇跃出，烈日飞雪，继之以雨，岁大稔。”

这段文字至少透露了三个层次的问题，其一，白龙吞村并不是山间一处偏僻所在，早在北宋时期，白龙吞村就已经声名远播，广为人知，就像现在的网红打卡地，慕名而来的乡民络绎不绝；其二，白龙吞村乃龙隐之地，据说壮如大瓮的白龙潭有一条千年修炼成精的白龙，白龙吞、白龙潭、白龙河、白龙山，整个村庄都以白龙为名，满满全都是白龙的身影，就连横跨村庄北面的那道自西向东延伸的山梁，也叫白龙岭，白龙岭的东头，历史上曾名东庙山，因山石赤红，老百姓习惯叫朱砂堆，山顶曾有寺院叫朱砂寺，相传南宋皇帝赵构南渡之时，曾在此驻足一晚，在石壁上留下“隐居”两字，不知道赵构皇帝奋笔之时，是否感到南边西侧不足千米之处，赫然就是白龙的神隐之地；其三，白龙吞村有着年代久远祈雨的习俗，颇具神奇色彩。台州历史上常常遭受旱灾，各地民众为了祈求上苍降雨，经常举办一些形式多样的祈雨活动，无论是早期

的巫术祈雨，还是后来的祭祀祈雨，形式略有不同，但是基本与龙有关。黄岩白龙吞祈雨，相传白龙平日喜好助农，每逢旱天，乐意为民所请，展露神威，施云布雨，以解民渴。白龙吞祈雨，古时因屡屡灵验而闻名，不仅吸引了周边百姓逢旱前来白龙潭“取水”，更是引起了官府的关注与介入。一千多年来，白龙吞祈雨，除了每逢旱天民众临时举办的祈雨活动，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，官府每年都会举办固定的春秋祭典，祈雨仪式也慢慢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形式，通常包括祭祀、舞蹈、音乐、吟诗等活动，地方官员一般全程参与，程序清晰，禁忌明了，整个祈雨仪式庄重肃穆，而且逐渐形成黄岩独特的祈雨文化，乃至成为台州祈雨文化的正源。

白龙吞是一个神奇的村庄，除了与白龙相关的景点与文化外，还有着诸如拉屎岩、叠石岩、夜乌洞、狮子岩、黄牯岩、三井潭等景点，还有独特的阮总帅、殿石尊王等人物形象与故事，它们与白龙故事一起，形成了白龙吞村独特的文化传承。

(二)

不知从何时起，白龙吞在山下建起了白龙庙，以祀白龙之神，初时简陋，继而恢宏。作为白龙的祭祀与崇拜场所，白龙庙无疑是白龙吞最古老的文化传承之所。随着一次次祈雨的灵验，白龙崇拜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，白龙庙发展日渐壮大起来，慢慢地有了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，负责白龙庙的日常管理，这个团队的名字到现在还存在，叫白龙会，庙祝则被尊称为白龙庙主。白龙庙的运作资金也由初期的民间自发捐助，慢慢发展到拥有一定庙产，有了固定的资金保障。

史料记载，宋绍圣初(1094年)，白龙庙有了新的名字，宋哲宗皇帝赐名昭应庙，同时白龙庙主也被封为昭应侯。昭应侯是一个御赐的封号，每一任的白龙庙主流传世袭，最大的意义在于昭应庙作为白龙崇拜的祭祀场所，从此转换了角色，从民间自发组织一跃为官方机构，总管白龙吞所有祈雨祭祀事宜，无论是庙宇建设、庙产增量、经费筹集，还是祭祀仪轨制订、人力设备配置，在昭应侯的领导下，都得到了有力的保障。在台州历史上，除了文庙与妈祖庙，能够享受此殊

荣的，也许只有昭应庙了。

昭应庙历史上，最著名的昭应侯，应该是阮总帅了，在当地留下了很多神奇的传说，阮总帅其人其事，以及为什么后来被立在昭应庙中，与白龙并立，接受祭祀，有着很多的研究空间。

有资料把昭应庙的历史起点定在1094年，其实欠妥。白龙庙作为昭应庙的前身，虽然管理规模与实力获得了官方支持，但其功能职责团队并没有实质性改变，所以昭应庙就是白龙庙，其历史起点应该从早期白龙庙开始，这样计算，昭应庙的历史，其实远远超过千年。

宋政和八年(1118年)，昭应庙迎来了皇帝的赐额，官府为昭应庙赐额，在昭应庙门口右边立碑，此碑文在后来《嘉定赤城志》与《台州金石录》先后收录，为了区别起见，本文称为“宋碑”。宋碑高五尺九寸五分，广三尺四寸，额昭应庙记，楷书四字分两行，经四寸，文二十九行，每行三十四字，碑文邀请了当时黄岩盛姓县丞撰写。宋碑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是没有署明立碑的年月标识，后

来有学者考证，宋徽宗赐额的时间是政和八年的夏天，当年十一月改元重和，所以可以肯定立碑的时间是政和八年十一月后。

宋碑记载的实际上是一篇可读性甚强的文章，旁征博引，评论、叙事、抒情并重，极富文采。作者在简单介绍自己身份后，先引用了唐朝韩愈与陆天随对龙的描述与评论，“嘘气成云，茫崖天地间，薄明、伏光景、感震电神、变化水下、土汩陵谷，凭依风云而能神”，“其形则冠角而被鳞，其德则泉潜而天飞，其灵则须云而乘风，其职则抑骄而泽枯。观乎无极之外，息乎大荒之墟，穷端倪而尽变化”；接着文笔转向到记述白龙山及白龙崇拜的灵迹往事，“邑有方岩山，东直南隅而蜿蜒”、“三潭居其中，实龙之所窟宅也”。文中列举了六件时间人物清晰的祈雨灵迹，其中辛卯年赵思礼祈雨未应后，白龙显示神迹这一段，后来被收录到《嘉定赤城志》；文中还记述了台州在政和六年、七年、八年连续三年大旱，乡人求祷白龙而立应，“祠下礼毕而倾霏”，这也间接说明了政和八年宋徽宗赐额的原因，当时的昭

应庙，“富者输财，贫者效力，丹炉告百，用具盖能回”，确实迎来了高光时刻，文章接着呼应开头韩陆之说，指出祈雨祭祀的重要性，“民免凶荒之害，岂非阴功冥德”、“民之报事虽甚，修龙无愧焉”；文章结尾较有价值，点出“岁祀”的习俗，说明当时的昭应庙每年有固定的白龙祭祀活动；同时作者还特地奉上一首歌词，“送神之引以遗邑人，俾岁祀必歌焉”，部分歌词如下：“仰方岩兮郁而岑，俯渊清兮清而深，朝八极兮暮千寻，嘘风云兮障茫茫”，“载阴载阳兮民喧哗，修祀事兮雷而奔，擢吾性兮抚吾形，千仓万谷兮羞宰珍，击击管鼓兮侑桂酒之芳”，这段歌词描写了白龙岁祀的盛况，读之令人心向往之，只是不知道唱的效果如何。

宋碑是一部研究祈雨文化的重要文献，至少在台州它是出现最早的，其价值有待民俗文化研究学者的进一步确认。可是，宋碑不是台州相关祈雨文化的唯一的文献，在昭应庙，还深藏一块明朝的碑记，其碑文收录在《光绪黄岩县志》，笔者为了鲜明的区别，本文中称为“明碑”。

(三)

明碑大小与宋碑相仿，文凡二十二行，每行四十三字，前后题名年月共七行，皆楷书，额四字“昭应庙记”并列；明碑碑文由承直郎刑部主事李茂宏撰写，碑文由临海县人杨徽书写，立碑时间是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九月。

相较于宋碑的神采飞扬，明碑则低调朴实很多，行文以记述与评论为主，条理清晰、通俗易懂，字数比宋碑少，但是其中包含的信息量很大，有着与宋碑的一样的研究价值。

明碑作者从昔日圣王之制谈起，“祭祀也能禦大畜则祀之，能捍大思则祀之，山林川谷丘陵，能出云为风雨见，怪物皆曰神，诸侯在其地则祭之”；接着评价“天下郡县祠奉唯谨若黄岩方岩山昭应庙之神其一也”；随即谈起白龙祈雨，“或见或跃，灵异日著”；接下去都是干货，重点记述了四件事，第一件是整个元朝，唯有“建元至正间始召有司岩修祀事口口口口”，因字有缺损，大致的意思，是由于改朝换代，元朝白龙每年固定祭祀，一直到元至正年间才恢复，后来又停止了。这里要补充一下，据《万历黄岩县志》记载，元统元年(1333年)，知州刘震亨以祷雨有应新其祠，这说

明虽然改朝换代，但是祈雨习俗并没有改变；第二件事明洪武己未(1379年)夏大旱，“知事袁口口祷之，雨辄应其汤汤，甚异”，于是上报朝廷获批，敕令“每岁春秋祠以牲帛用答神庥”，这里说明1379年开始白龙祭祀确定春秋两祭，祭祀用品有牲畜与绸缎；第三件事是昭应庙在永乐己酉(1405年)秋天，“大雨以风，庙为摧圮，祠享无所”，中间穿插着庙废后乡人“颞颥徘徊，相与慨然”有着不解与悲伤，渴望重建昭应庙；第四件事，经过近190年的努力，新的昭应庙终于于万历二十年(1592年)在原址上破土动工，第二年九月落成，新的昭应庙“正祠五间，崇二丈八尺，广若干壑”、“三门两楹亦已完葺，其规模视旧愈加宏壮焉”，这里不但点明了立明碑的背景，也谈了立碑的意义“无以视悠久，语乎请文口”，“虽妙用匡测，推有其诚则有其神”。接下去谈到新昭应庙落成后春秋祀典的意义，“春秋秩祀罔非为民，民心春祈秋报于土窠之神”，“或见或跃，观者如堵，灵异有征，厥施斯薄，故老作室，用妥神灵”。碑文最后描绘昭应庙春秋二祭场景，“何曰昭应庙，祭祀孰兴元则有昭”，“皇朝皆圣圣相承，凡祀典口口以诚，谓此昭应庙”，“爰有人口，居止密迹，顾瞻

惻然，如痴在己，二三同志，名出口口，助者景从，蜂拥而来”，虽然由于字迹缺损的原因，无法尽解每一个细节，但是春秋祭典组织之严密、现场之肃穆、百姓之虔诚、参与之广泛，却栩栩入目，令人不禁景仰。

关于昭应庙的春秋二祭，其实在整个明朝，也有很长时间是无法得到保障的，特别是永乐己酉年(1405年)秋，昭应庙被飓风摧毁之后，一直到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，白龙吞有着长达188年的昭应庙缺失的岁月，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，足够可以让昭应庙的历史记忆完全抹去，作为官方支持的庙宇，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对后来昭应庙的发展，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？

“黄岩熟、台州足”，素有台州粮仓美称的黄岩，在元末明初陷入了巨大的麻烦。先是因为朱元璋与方国珍打仗，在方国珍兵败及招安后，有十几万方国珍部下及族人被迫外迁或逃难，其中大部分是当时黄岩人，使黄岩人口锐减，温黄平原及江口一带大片良田抛荒；接着明朝官府实施严格的禁海令，海门、霞沚、江口等地的海上贸易被迫中断，大批沿海渔民外逃沦为海盗；明朝建国初期，一直到万历年间，台州一直是

(四)

对白龙以及四方神灵的敬重与祈求。送圣仪式常常演变为当地的庙会，名为酬神，实为自娱，这是台州人民乐观生活态度的体现。

今天昭应庙里面，还立着一块较为特殊的碑文，碑名叫《白龙山祈雨记》，说它特殊，这篇碑文写于康熙十六年，其内容并没有涉及昭应庙相关信息，只是记录一次取水的经历，为了显示诚心，取水队伍翻越方岩山，最后来到白龙潭“祷而应”，这应该是白龙潭祈雨习俗较为有力的佐证了。

史料记载，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夏，天大旱，时任黄岩知县王愷在昭应庙祈雨立应。民国十一年(1922)夏，大旱，时任县长宾凤阳祈雨立应，于是决定重修昭应庙。

客观评价，白龙吞祈雨，后来受到各种冲击而式微。明朝后期昭应庙地位逐渐降低，虽然昭应庙的名字犹在，但是官方的叫法改变了，称为“白龙山神祠”，昭应侯也改称白龙庙主。明朝后期开始，白龙吞祈雨，因为台州各地涌现了很多同样灵验的龙潭而黯然。除了白龙潭，仅黄岩及周边，后来比较著名的有临海尤溪山里的赤滩潭、黄岩与永嘉交界的寒坑龙潭、位于南征顶上的龙潭、位于划岩山上的龙潭、还有位于黄

岩北部与临海交界的牛牛山上的泥鳅龙潭，这些龙潭后来在旱天祈雨中都兴旺过一段时间。今天的昭应庙前大门冷清寂寞，空无一人，唯有大门口的宋碑与明碑，尚显得高大古朴，像是两个忠诚的卫士，捍卫昭应庙昔日的荣光。

万人祈雨的盛况早已不再，白龙之神也长久未再显露神迹。昭应庙在历史的遗风中，只留下一些记忆的残片，还有一座并不恢弘的庙宇。宋碑与明碑上的字迹逐渐随着时间剥落，有些地方已几不可辨。事实上，即便阅读《嘉定赤城志》与《台州金石录》上收录的宋碑与明碑，依然缺损严重，就像祈雨文化一样，此刻呈现在眼前的都是一点点闪亮的碎片，从未完整。

白龙吞祈雨习俗，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表现形式，它曾经开创了台州祈雨文化的先河与仪轨，有着浓浓的台州本地特色，对维系本土文化传承、保护本土文化多样性，具有重要的意义，它是台州本地的又一种正急速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当祈雨不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叩问自己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昔日的祈雨习俗？

祈雨又叫求雨，为求雨举行的礼仪，《周礼》中称为雩祭，或者叫雩礼，“雩者，为旱术者也”。雩祭分为常雩与大雩两种，常雩是例行的祭典。像昭应庙，在宋代的岁祀，一般在四月举行；在明朝的春秋两祭，一般在立春立秋时节举行。除了常规的雩礼外，遇到天旱，还要举行临时性安排的雩礼，称为大雩。

白龙吞祈雨的习俗，在台州祈雨历史上出现较早，带有浓重官方色彩。除了常雩外，最有特色的是大雩。每遇天旱，或官府主办、或民间自发组织，举行临时性的祈雨活动，这种大雩习俗，一般分为三个环节。

第一个环节叫“龙潭取水”。取哪里的水？取白龙潭的水。古时旱天，临海、黄岩(包括后来的太平)，都来自白龙吞取水求雨，取水队伍敲锣打鼓、浩浩荡荡，最前面是一幅特大旗帜，一人背旗杆，四人拉绳。队伍每个人都扎帽穿孝衫，一路步行，一路跪拜。抵达白龙潭后，一方面取得一份潭水，另一方面必须捕获一种水生生物，或青蛙、或蛇蛭、或泥鳅，挂上红布，扛回旱区作为白龙降雨大使。很多时候，祈雨立应，取水队伍走到哪里，雨水布到哪里，大雨连天，百姓叫好。

第二个环节叫设坛作法祈雨。取水后若是没有立

刻降雨，那么敲锣打鼓回到当地后，须高设雨坛，将降雨大使安放雨坛之上，旁边安排两人日夜守护。等到开坛祈雨之时，锣鼓齐鸣，旌旗蔽空，当地有名望人士拈香礼拜，百姓坛前仆伏，邀请道士登坛作法，时禹步、时跳跃，“大巫婆婆小巫舞，禹步雷决心印心”，有时手握七星旗，有时口吹法螺，有时念念有词，祷告龙王，有时拿起装水的瓶子，对日喷洒。就这样连续祈雨，直到雨水天降。

这里叙述一个当地传说，临海沿江西岑，有一年来白龙潭取水，获得一条大鱼作为降雨大使，回到西岑，当晚守夜的两个人，由于饥饿难耐，将大鱼切为七段，油煎而食。第二天众人惊觉，只得组织人员再次去白龙潭取水，为了赎罪，队伍每个人都用竹制锁具扣住喉咙，取水回去后甘霖立降。后来来自龙潭取水的人，常常如法炮制，慢慢形成了白龙吞一种新的祈雨方式，叫锁喉取水。

第三个环节叫送圣。祈雨成功，圆满香、圆满供、圆满送圣。白龙潭降雨大使需要送回白龙潭，又是一路吹吹打打，但是和取水环节不同的是，人们不需要扎帽穿孝衫了，神情也轻松了很多，在送圣过程中，人们会准备一些供品，以及香蜡烛纸钱等物品，表达